

网络语言中的类词缀构式“X脑/脑袋”的形成过程与机制研究*

陈诗宇

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, 重庆

摘要 | 自由词素与类词缀组合产生新词语是网络流行语形成的方式之一。以“脑”或“脑袋”为词缀发展出来的“恋爱脑”“事业脑”“草莓脑袋”“螺蛳粉脑袋”等网络词语构建了“X脑/脑袋”的构式网络。本文以构式化理论为基础,发现构式“X脑/脑袋”是由常规词语“樟脑”“薄荷脑”等产生的构式用变,进而演变成的新构式。并且“X脑/脑袋”“X手”“X心”等以“X+身体器官”为结构的构式可以被进一步抽象为“X身体器官”构式,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人。参与构式“X脑/脑袋”形成的认知机制是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,调节机制是构式压制和修辞压制。

关键词 | “X脑/脑袋”; 类词缀构式; 构式化; 概念隐喻; 概念转喻; 构式压制; 修辞压制

Copyright © 2024 by author (s)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

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[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NonCommercial 4.0 International License](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/4.0/).

<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/4.0/>



一、引言

随着网络和信息的不断发展,网络用语逐渐成为人们语言使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类词缀与自由词素组合产生新词语是网络用语形成的方式之一。

“X脑/脑袋”是近来网络流行语构式之一,由类词缀“脑/脑袋”与自由词素“X”组合而成。使用者通常用此类构式来表达对某人或某物的极端喜爱和投入,例如,“如懿可真是恋爱脑!”表明说话者认为“如懿”在恋爱上投入太多心血而丧失理智,

通常带有贬义。关于类(准)词缀(affixoid),吕叔湘(1979:48)认为:“汉语里地道的语缀不多……有不少语素差不多可以算是前缀或后缀,然而还是差点儿,只可以称为类前缀和类后缀……因为它们在语义上还没有完全虚化,有时候还以词根的面貌出现。”例如“类词缀+其他成分”构成“微X”“X吧”“X门”“X手”“X脑/脑袋”等构式。本文以网络流行语构式“X脑/脑袋”为例,拟从构式化理论视角出发,梳理其形成过程以及探索其背后的认知机制。

* 基金项目:2023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“基于语料库的英汉‘说’类动词对比研究”(CYS23602)。

二、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

汉语中位于词根和词缀之间的词素被称为“类词缀”（吕叔湘，1979：48），其组合形式和语义内容复杂多样，且具有较高的能产性，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。对于由类词缀构成的特殊词语，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。其中较为普遍的一种看法是：自由词演变为派生词缀是语法化过程，即 Hopper & Traugott（2003：19）所提出的“原先的词汇形式向语法形式的演变”。Wischer（2011：363）也认为派生词由自由词演变而来，其演变与语法化极为相似。汉语界学者如邬菊艳、王文斌（2014）将英语和汉语的类词缀进行对比后，提出类词缀的生成是一种语法化的过程。张谊生（2002）、杨梅（2005）等也从语法化的视角考察了类词缀的产生和发展。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派生词缀的形成并非语法化过程，而是词汇化的结果。例如 Lehmann 认为，派生词缀是词汇单位，拥有具体词汇意义和功能（Trips，2009：3）。张未然（2015）、董秀芳（2016）等则是从词库和词法关系出发，将类词缀作为词法模式来考察某些词法结构的能产性。

除了语法化的观点外，目前也有不少学者从构式语法视角来研究汉语中的词缀相关问题，刘玉梅（2010）以认知构式语法为视角探讨了“吧”族词形成的认知机制，杨黎黎（2017）考察了“免X”和“难X”两种不同构式化的结果。构式语法理论认为，构式是规约化的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体，一切形义配对的语言单位均可视为构式（Goldberg，1995：4）。而构式又成为人们知识系统中规约性的知识节点，节点与节点的互动又构成了构式网络（network of constructions），网络中各个节点及其关系的变化都可能引起语言的变异。

Traugott & Trousdale（2013：22-26）指出“变化”（change）有两种类型：即构式的变化（constructional change）和构式化（constructionalization）。蔡淑美、施春宏（2022）则提出“构式用变”和“构式演变”这两个概念来区分这两个不同的阶段，构式用变（constructional change）指构式基于特定交际群体、关系、场景等方面而发生的形式或意义的变化，处于用变中的构式尚未定型为构式网络中的具体构式，而是特定的

用例。构式演变（constructional evolution）是指基于构式用变的反复进行而产生了形义配对关系的规约化，并定型为具体构式。从构式用变到构式演变的过程就是构式化（constructionalization）。

基于以上，本文从构式化理论视角出发，将类词缀与其他词素组合而成的这类结构视为一种半图式性构式，以网络用语“X脑/脑袋”为例来研究其特征和生成过程，以及其生成机制。

三、“X脑/脑袋”构式的特征和形成过程

本研究选取了来源于新浪微博的真实语料，旨在考察网络流行语构式“X脑/脑袋”的使用特征。并且以构式化为理论基础，分析了其构式义及形成过程，从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两方面探究了其构式化过程。并进一步探讨了类词缀构式“X脑/脑袋”这类以“X+身体器官（如“心”“手”“脸”等）”为结构的构式可以被抽象为宏观构式“X+身体器官”，以图式层级的形式储存在人的知识系统中。

（一）“X脑/脑袋”构式的特征

首先是“X脑/脑袋”构式中“X”的词性，以名词为主。如“恋爱脑”“回忆脑”“友情脑”“事业脑”“甜品脑袋”“螺蛳粉脑袋”等。且“X脑”构式中的X主要是“恋爱”“友情”“事业”这类与情感、状态相关的名词，而“X脑袋”结构中的X则主要是食物、娱乐等。

其次是“脑/脑袋”前面的“X”的音节数量。“X脑”中的X主要是单音节和双音节这两种，如“猪脑”“狗脑”“恋爱脑”“友情脑”等。而“X脑袋”中的X则多为双音节、三音节，如“吃鱼脑袋”“碳水脑袋”“冰美式脑袋”等。

此外，从“X脑/脑袋”构式的用法特征来看，大部分情况下“X脑/脑袋”用作名词，例如句子（2）（3）（4），意思是形容某人“是个除了X以外什么都不在意的人”或者“是个很喜欢X的人”。偶尔会和程度副词“很”“非常”等组合，在特殊语境下实现名词形容词化。例如句子（1）中，“恋爱脑”和程度副词“很”组合，这里的“恋爱脑”表示的含义是指人在恋爱中很傻、分不清主次轻重、不能明辨是非的意思。

(1) “失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每次谈恋爱都很**恋爱脑**。”

(2) “我也是**友情脑**，对朋友的占有欲很强。”

(3) “pm确实是个清醒的**事业脑**。”

(4) “对我这个**甜品脑袋**很不友好。”

(语料来自新浪微博)

(二) “X脑/脑袋”构式的形成过程

本文将“X脑/脑袋”结构视为一种半图式性构式。半图式性构式部分由实体成分构成，部分由空槽(slot)组成。实体成分具有词汇性意义，形成构式的固定支架，通常被称为常项。空槽为待填充部分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，被称为变项。“X脑/脑袋”中的“脑/脑袋”为实体部分，而“X”则为变项，是待填充部分。因此，我们首先考察实体部分“脑/脑袋”的含义，再进一步探究“X脑/脑袋”构式内部各要素和构式之间的形义配对关系，并以此推导出其形成过程及构式义。首先是“脑/脑袋”的释义情况，释义内容来自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7版。

释义1：动物中枢神经的主要部分，位于头部。人脑管全身知觉、运动和思维、记忆等活动，由大脑、小脑和脑干等部分构成。

释义2：头。“探头探脑”

释义3：脑筋。“人人动脑，个个动手，大挖生产潜力。”

释义4：指从物体中提炼出的精华部分。“樟脑”“薄荷脑”

释义5：事物剩下的零碎部分；田地的边角地方。“针头线脑”“田头地脑”

义项1指出“脑”在人体结构中的位置、作用和构成部分。义项2和义项5都属于义项1的物理意义上的扩展，通过概念转喻的方式实现。例如义项2，脑实际上是头的一部分，属于“部分代整体”。而义项3是从义项1细化而来，指人的思考、记忆等能力或意识。义项4则是将“脑”用来指植物萃取出的精华。因为人类作为灵长类动物与其他事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思维能力，而主管思维、意识的器官就是人脑，所以脑可被视为“精华”。因此，网络用语“X脑/脑袋”可以看作是由义项4扩展而来，“樟脑”“薄荷脑”是“X脑/脑袋”的

常规例子。

网络用语“X脑/脑袋”的构式化包含了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两个过程，如图1所示。“樟脑”“薄荷脑”是常规“X脑”构式中的X在物理域的常规用例，之后在创造性的使用过程中，产生了其他创新构例如情感域的“恋爱脑”，抽象成微观构式“X(情感域、社会域)脑”；以及“脑袋”的出现，“脑”发生“脑袋”的用变，更加突显出“人脑是容器”这一概念隐喻，使得“X脑袋”构式产生出“脑子里面都是X”的含义，抽象成微观“X(物理域)脑袋”。以上两种微观构式再产生出更多的用例，如“友情脑”“事业脑”“甜品脑袋”“碳水脑袋”等，进而两者汇聚，演变为中观构式“X(物理域、情感域、社会域)脑/脑袋”，表达的含义为“脑子里只想着X”。其中，在情感域，“恋爱脑”“友情脑”等还可以表示“由于脑子里只想着X，会做出一些愚蠢的事情。”最后图式为最高层的新“X脑/脑袋”。在“X脑/脑袋”的构式化过程中，用变和演变环环相扣，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产生新的用变和演变。从新“X脑/脑袋”的演变过程来看，常项“脑/脑袋”发挥着重要作用，为新构例的出现提供了原型和框架，变项“X”作为空槽，不断被填充，为新构例的出现提供了可能，因而新的形义配对不断产生。网络流行构式“X脑/脑袋”的用变和演变符合“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”这一客观规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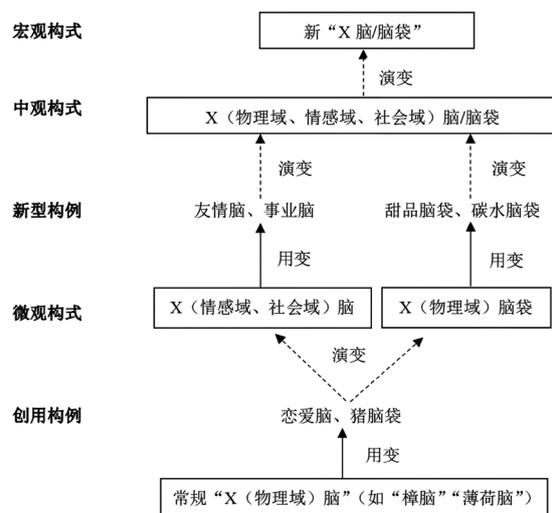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新“X脑/脑袋”的用变和演变过程

此外,本文认为像类词缀构式“X脑/脑袋”这样以“X+身体器官”为结构的这类构式可以被抽象为宏观构式“X+身体器官”,以图式层级的形式储存在人的知识系统中,如图2所示。通过概念转喻“部分代整体”,其表达的含义大部分指某一类人,而前面的“X”是这一类人被突显出来的特征。例如“恋爱脑”指“只想着恋爱而容易干蠢事的人”;“段子手”指“很会写短篇博文的人”;“玻璃心”指“心理脆弱容易被别人的言语伤害的人”;“漫画脸”指“长得和漫画里一样好看的人”,等等。需要注意的是,构式“X手”和其他几类有所不同,它的规约化程度和能产性最高。汉语词典已收录大量“X手”结构的词语如“刽子手”“车手”“扳手”等(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7版),并且“X手”构式不仅表示具有某种特征的一类人,如“神枪手”指“用枪射击非常准确的人”,还能用来指有某种用途的物,如“扳手”指的是“拧紧或松开螺丝、螺母等的工具”。相较于“X手”,网络流行语构式“恋爱脑”“玻璃心”“漫画脸”等的图式化、规约化程度明显更低,大部分还处于临时用例阶段。但构式“X脑/脑袋”已经实现进一步的图式化,能与更多的名词相组合形成新的形义配对,尽管其受到一定因素限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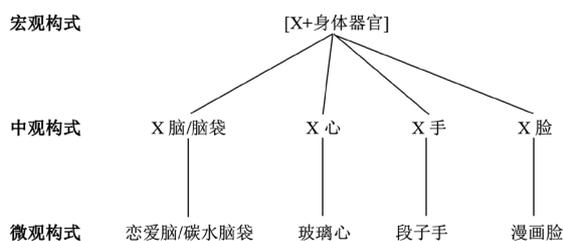


图2 类词缀构式“X+身体器官”的图式层级系统

四、“X脑/脑袋”的形成机制

认知语言学认为,客观现实世界是人们体验和认知的基础,认知是人们对客观世界感知和体验的过程,是人与外部世界、人与人互动的产物。而语言也是一种认知活动,是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结果。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,网络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为了适应人们新的思维表达,网络语言也得到了迅速发展。构式作为人们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,也随之发生各种变异。但这种

变异并不是随意的,而是经历了认知加工和一定认知机制的制约。网络流行语构式“X脑/脑袋”的形成经历了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的认知加工,以及受到构式压制和修辞压制的调节。

(一) 隐喻和转喻

概念隐喻(conceptual metaphor)和概念转喻(conceptual metonymy)是构建概念、活动以及语言的重要方式。人们通过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对客观世界进行概念化和范畴化,对构式变化也起着重要作用。新构式“X脑/脑袋”的生成机制既有概念隐喻也有概念转喻。

首先是概念隐喻。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,不仅存在于语言中,也存在于思维和行动中。隐喻的本质就是通过一种事物来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,基于两个概念域(domain):始源域(source domain)和目标域(target domain)之间的相似性,将一个概念的部分特征投射到另一个概念域内建立联系(Lakoff & Johnson, 1980: 3)。新构式“X脑/脑袋”是在常规“X脑”的基础上通过隐喻“人脑是物体(BRAIN IS OBJECT)”产生的,比如“薄荷脑”指的是从大量薄荷叶中提取精华制成的丸子,是物理域中的具体物体(Object)。而新构式“X脑/脑袋”,比如“事业脑”中的“脑”则是将“人脑”这个凝聚了人类的情感和知识精华的器官看作一个具体的物体。通过隐喻“人脑是物品(BRAIN IS OBJECT)”,“事业脑”可被理解为“某人的大脑之精华在于他对事业的热忱”。并且新构式“X脑/脑袋”本身也是通过概念隐喻“人脑是容器(BRAIN IS CONTAINER)”建构的,例如句子(5)中“甜品脑袋”表达的是“脑子里面装的都是甜品,再也装不下其他东西”,暗示对甜品的喜爱超越了其他所有食物。

(5) “甜品脑袋在上海好开心!”

(6) “我竟然是友情脑。”

(语料来自新浪微博)

其次是概念转喻。转喻和隐喻一样,是我们日常思维方式的一部分,根植于经验,受制于一般和系统的原则,并构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。转喻的主要功能在于指代,即用一个事物来代替另一个事物(Lakoff & Johnson, 1980: 37)。与隐喻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不同,转喻强调事物之间的

邻近性(李瑛、文旭, 2006)。构式“X脑/脑袋”是通过转喻“部分代整体(THE PART FOR THE WHOLE)”来实现的,即用人的某一器官来代指人,其中的常项“脑/脑袋”转喻的是人。例如句子(6)中“友情脑”转喻的是把友情或者朋友看得非常重要,以至于忽略自己感受的“人”。因为人脑是掌管全身知觉、运动和思维、记忆等活动的重要调节系统,用“脑”来指代具体的人,凸显了这一类人“X至上”的思维方式在其日常生活和处理事情的方式上占主导地位,并且这种思维方式通常是较为极端的,所以“X脑”通常表达出贬义,例如“恋爱脑”通常用于表达某人因为过于看重或执着于恋爱而做出许多出格的事。与“X脑”相比,“X脑袋”更偏向中性义,表达对某种食物或其他事物的热爱,并且“我是个榴莲脑袋”比“我很喜欢吃榴莲”更加新颖奇特,符合网络语言在短时间内就能“博眼球”的特点。

(二) 构式压制和修辞压制

构式压制(construction coercion)是用于调节构式与其构成成分即词汇之间关系的一种机制。具体而言,当构式的语义特征与词汇语义发生冲突时,构式通过压制词汇来使之契合构式的语义。例如在致使移动构式“Frank sneezed the tissue off the nightstand.”(Goldberg, 1995: 157)中,“sneeze”一词本为不及物动词,在此处却作及物动词使用,这是因为致使移动构式对其进行了压制,使之与致使移动构式的语义特征相契合。同时,施春宏(2012)指出,构式压制得以成功的前提是,被压制的词项自身一定包含有与构式相契合的某些特征,词项进入构式后,这些特征便凸显出来。“sneeze”本身是包含力的动态变化的一个动词,能够使“纸张”等轻薄物体发生移动,与致使移动构式的语义特征相契合,从而使“sneeze”能够进入致使移动构式当中。

网络流行语构式“X脑/脑袋”受到构式压制的调节。常规的“X脑”构式已有“樟脑”“薄荷脑”等规约化的构例,其语义特征可概括为动植物的精华。人们在网络社交媒体分享的内容大多与情感状态、生活工作、美食美景息息相关,与这些内容相关的词汇如“恋爱”进入“X脑”构式中,产生了创新构例“恋爱脑”,此时是创新变异而未发

生构式压制。由于网络语言传播速度快、范围广的特点,这些特殊构例的使用频率大大提高进而演变成新“X脑/脑袋”构式,其语义特征可概括为“过度看重/喜爱X的人”。新“X脑/脑袋”构式对进入构式的词汇如“事业”“回忆”“甜品”等进行构式压制,使之与“过度看重/喜爱X的人”的语义相契合。

构式“X脑/脑袋”也受到修辞压制。在网络构式“X脑/脑袋”中,“X脑”一般具有贬义,往往表达出“某类人X至上的思维方式或生活方式过于极端”的含义。在日常交际中,这种贬义表达往往被压制,委婉语就是替代贬义表达的一种策略。比如,人们在表述“死亡”时,由于语言经济性(economy),应选择形式最简洁明确的表达方式“死”。但是据张拱贵(1996)《汉语委婉语词典》统计,目前已有481条能够代替“死”的委婉语。由此可见,人们在表达贬义时往往会更加委婉。张志毅、张庆云(2005: 40)对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进行统计,指出“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共标注的褒贬陪义有300多个,其中褒陪义不足10条,绝大多数是贬陪义。”说明贬义词语通常需要借助其他词语例如委婉语来表达含义。网络构式“X脑”借助“脑”这个表达思维能力、理性认识的词素来使原本表示“极端”的贬义模糊化。

五、结语

本文对网络流行语构式“X脑/脑袋”的构式化过程进行了探析,认为其构式化过程中包含“构式用变”和“构式演变”两个不同阶段,且这两个阶段环环相扣、层层递进,最终实现网络用语“X脑/脑袋”的构式化。与类词缀“脑”同为身体器官的“X手”“X心”“X脸”等构式可以进一步被抽象成宏观构式“X身体器官”,它们构成一个“X身体器官”的构式层级网络,可用于表达“具有某一类特征的人”。构式“X脑/脑袋”形成的认知机制是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;调节机制是构式压制以及修辞压制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Goldberg Adele E. *Constructions: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* [M]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

- 1995.
- [2] Hopper Paul J, Traugott Elizabeth Closs. Grammaticalization [M] 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3.
- [3] Lakoff George, Johnson Mark. Metaphors We Live By [M] .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1980.
- [4] Panther Klaus-Uwe, Radden G ü nter. (eds.) .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[M] . Amsterdam: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, 1999.
- [5] Traugott Elizabeth C, Graeme Trousdale.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Constructional Changes [M] 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3.
- [6] Trips Carola. Lexical Semantics and Diachronic Morphology: The Development of -hood, -dom and -ship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 [M] . Tübingen: Max Niemeyer Verlag, 2009.
- [7] Wischer Ilse. Grammaticalization and Word Formation [A] . In Bernd Heine & Heiko Narrog (eds.) .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[C] 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.
- [8] 蔡淑美, 施春宏. 论构式用变和构式演变 [J] . 当代修辞学, 2022 (2) .
- [9] 董秀芳. 汉语的词库和词法 (第2版) [M] 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6.
- [10] 李瑛, 文旭. 从“头”认知——转喻、隐喻与一词多义现象研究 [J] . 外语教学, 2006 (3) .
- [11] 刘玉梅. “吧”族词形成的认知机制研究 [J] .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, 2010 (1) .
- [12] 吕叔湘.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[M] 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79.
- [13] 施春宏. 从构式压制看语法和修辞的互动关系 [J] . 当代修辞学, 2012 (1) .
- [14] 邬菊艳, 王文斌. 论英汉类词缀的语法化和词汇化 [J] . 外语教学, 2014 (5) .
- [15] 杨黎黎. 两种不同的词汇构式化的结果——以“免 X”和“难 X”为例 [J] . 语言教学与研究, 2017 (2) .
- [16] 杨梅. 论“性”缀语法化进程及相关问题 [J] . 南京师大学报 (社会科学版) , 2005 (3) .
- [17] 张拱贵. 汉语委婉语词典 [M] . 北京: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, 1996.
- [18] 张未然.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词法能产性量化研究——以“儿、子、性、化、家”的派生为例 [J] .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(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) , 2015 (4) .
- [19] 张谊生. 说“X式”——兼论汉语词汇的语法化过程 [J] .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(哲学社会科学版) , 2002 (3) .

A Study of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the Quasi-affixes Construction “X nao (脑) / naodai (脑袋)” in Network Language

Chen Shiyu

School of English Studies,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, Chongqing

Abstract: Combining free morphemes and quasi-affixes to produce new words is one of the ways to form network buzzwords.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onalization,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construction “X nao/naodai” is a constructional change of the conventional words such as “zhangnao (樟脑)” and “bohenao (薄荷脑)”; and this process finally achieved the constructional evolution. In addition, other constructions combined with free morphemes and body organs such as “X nao/naodai (脑 / 脑袋)”, “X shou (手)”, and “X xin (心)” can be further abstracted into “X body organ” construction, representing a person with certain characteristics.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“X nao/naodai (脑 / 脑袋)” is conceptual metaphor and conceptual metonymy, and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is construction suppression and rhetorical suppression.

Key words: “X nao/naodai”; Quasi-affixes construction; Constructionalization; Conceptual metaphor; Conceptual metonymy; Construction suppression; Rhetorical suppression